

基于“既病防变”思想 探析糖尿病肾病的早期防治*

赵晓朦¹, 张世文¹, 庞欣欣^{2Δ}, 孙新宇¹

1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46; 2 河南省中医院, 河南 郑州 450002

[摘要] 基于“既病防变”思想,对糖尿病肾病(diabetic kidney disease,DKD)的病位、病机及症状演变规律进行探讨,指出DKD应“既病防变、先安未受邪之地”,提出“补虚泻实、防生兼证”“知常达变、分期论治”“整体观念,先安未受邪之地”“规避病因、和于术数”的防治原则,为DKD的中医临床防治提供理论指导。

[关键词] 糖尿病肾病;既病防变;辨证论治;早期防治

[中图分类号] R255.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9600(2025)04-0006-04

Early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Diabetic Kidney Disease Based on the Thinking of "Preventing Disease from Exacerbating"

ZHAO Xiaomeng¹, ZHANG Shiwen¹, PANG Xinxin^{2Δ}, SUN Xinyu¹

1 Second Clinical Medical College of Henan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Zhengzhou 450046, China;

2 Henan Province Hospital of TCM, Zhengzhou 450002, China

Abstract On the foundation of the thinking of "preventing disease from exacerbating", we discussed the location, pathogenesis and the evolutionary pattern of the nature of diabetic nephropathy and the symptoms, great importance should be attached to early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diabetic kidney disease(DKD), and the principles of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including "tonifying the deficiency and reducing the excess, preventing the complications" "grasping the evolutionary rules, phased therapies" "pacifying other viscera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holism" and "avoiding the causes of disease, following the rules of development", were raised to provide theoretical guidances for TCM clinical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the disease.

Keywords diabetic nephropathy; preventing disease from exacerbating;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and treatment; early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糖尿病肾病(diabetic kidney disease,DKD)是糖尿病严重的微血管并发症之一,严重时可导致肾衰竭甚至死亡。糖尿病发展至DKD的过程中,经历了病位由浅入深、病势由轻到重、病因病机由单纯到复杂的变化规律。掌握其病因病机及病症的演变,预判疾病的发展趋势,率先采取措施以“既病防变、先安未受邪之地”,对延缓DKD病情进展、防止病情持续甚至加速恶化尤为关键。

“既病防变”思想是中医“治未病”理论的主要内容之一,可溯源至《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篇》,其中提出:“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1]作为中医药临床防治的重要指导思想之一,被广泛应用于历代医家的辨证理论之中,经不断发展丰富,其在中医药临床治疗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本研究基于“既病防变”思想,结合历代医家的辨证论治理念,对DKD的病位、病机、病性及症状演变进行探讨,以期对DKD的临床防

治提供理论指导。

1 “既病防变”思想在历代医家辨证论治中的认识

“既病防变”思想源于“治未病”理论,既注重“见微知著,及早施治”,也强调“知常达变,既病防传”,根据疾病的动态演变进行实时的辨证论治。《医学源流论·防微论》言:“病之始生浅,则易治;久而深入,则难治”^[2],于疾病早期及病情尚轻浅之时,即重视早治早防、防传防变是历代医家辨证论治所遵循的基本思想。

1.1 六经辨证中的“既病防变”思想 “既病防变”思想被张仲景所推崇,贯穿于六经辨证之治则治法,渗透于遣方用药之临证规律。在针对表证辨证立法、遣药处方之余,根据六经传变趋势,预先用药以先安未受邪之地。太阳为诸经之藩篱,卫护诸经,外邪袭表,先犯太阳,太阳受邪,易传他经,应力求使邪从表而解,不经流传。大青龙汤外

解表寒、内清郁热,选用石膏入胃经清解热邪,意为取石膏防传阳明,预保阳气,存津液之先着也^[3]。无独有偶,张仲景认为太阳病不解,针刺足阳明经穴,以通达经络,振奋胃气抗邪入里,使经不传则愈,其防治思路有异曲同工之妙。乌梅丸制方合酸辛苦同行、兼温清补涩并用,温脏安蛔的同时不忘清胆胃郁热,以防少阳蕴热化火、免阳明胃热津伤之弊。这种既病防变、先证而治的防治措施,能及时有效地祛除邪气、扶助正气,防止病邪深入、变生他证。

1.2 卫气营血辨证中的“既病防变”思想 《温病论》^[4]言:“温邪上受,首先犯肺。”又道:“卫之后方言气,营之后方言血。”精要地阐述了温邪外袭,由表入里、正邪交争、邪盛病进的病变规律,为判断病位深浅、病势吉凶、预后转归及立法遣方提供依据。叶天士精辟概括了卫气营血不同阶段的治疗法则,即“在卫汗之可也……直须凉血散血”,强调“证变治亦变”,要清晰地认识传变规律,准确地辨别证候病机,防止病邪步步深入,病情持续恶化。叶天士倡导“先安未受邪之地”,在诠释斑出热不解且肾水素亏时提出:“虽未及下焦……如甘寒之中加入咸寒”,指出温病发斑实为阳明热邪、内迫营血,脉络受损、血溢脉外所致,若患者平素肾水亏虚不能滋养肾阴,则中焦邪热易深入下焦引动相火,进一步消烁肾阴而加剧病情,故清解阳明热邪之时应兼补肾阴、滋肾水,以防邪热下陷内伤,这亦体现了“既病防变”的辨证思想。

1.3 三焦辨证中的“既病防变”思想 《温病条辨》言:“温病由口鼻而入……肺病逆传,则为心包;上焦病不治,则传中焦……即传下焦,肝与肾也”^[5],指出了温邪侵袭,先犯上焦,属手太阴肺,由上至下、由浅及深,“始上焦,终下焦”。治当使病邪止于“上焦”,防止病邪深入,并根据疾病变化、病邪深浅,调整立法处方的偏重,即“治上焦如羽,非轻不举……非重不沉”。辛凉重剂白虎汤所主的气分肺胃热盛之证,乃邪气深入,热邪炽盛所致,然辛凉轻剂、辛凉平剂皆已不能达效,相须性寒入胃经的石膏、知母清热泻火,兼佐性平入胃经的甘草、粳米滋养胃津,防寒凉碍胃伤正。辨证论治重视疾病传变,虽不直言“既病防变”,但始终兼顾“防传防变”。

2 OKD中对“变”认识

2.1 病位的演变 DKD由消渴病久发展而来,病位以深入下焦肾脏为主。消渴病初病位在脾胃,胃纳脾运,相辅相成,生化气血。嗜食肥甘辛燥,饥饱无度,损脾阴,燃胃火,气血精液运化输布功

能障碍,郁而化热,热则生燥,燥热进一步耗损津液。中焦燥热内盛,上燔肺津,下耗肾阴。吴鞠通^[6]认为脾胃居于中焦,肝肾守于下焦,中焦与下焦比邻而居,若“中焦病不治,即传下焦”。肾藏先天之精,亦受五脏六腑之精充养,依赖后天脾胃化生气血、资养先天,先后天密切相关、相互充养。先天不足,后天亦不能养慎,则肾亏益甚。阴虚与燥热相互损耗,互为因果,终致阴阳两虚。

2.2 病机的演变 DKD属中医学“消渴”范畴,基础病机属“本虚标实”。本虚乃五脏、阴阳、气血之虚损不足,尤以阴虚为主;标实指瘀血、痰浊、水湿等有形之邪实产物积聚体内,尤以瘀血为要。禀赋不足、五脏柔弱为起病的主要因素,阴虚是贯穿疾病始终的关键因素。早期阶段阴虚燥热,继而气耗津伤,气阴互损,而发展至中期气阴两虚阶段。DKD的发展非一日一时之功,阴虚与燥热相互引动,长期耗伤气血津液,阴损及阳,发展至晚期阴阳两虚阶段。

DKD病程日久,其病性特点为虚实夹杂^[6],并贯穿于DKD发展的始终^[7]。虚实之形乃阴阳消长、正邪交争的征象,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之中,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五脏柔弱,阴虚燥热,耗气伤津灼血,酿湿聚痰生瘀,致水湿、瘀血、痰浊等病理产物相互胶着,停于体内,蕴而不解,留而不去,进而致气血津液运行失调,脏腑功能障碍,则推动病情进展,加速病势恶化、缠绵难解。

2.3 症状的演变 DKD早期阴虚燥热,多见多饮多食、小便频数量多、失眠多梦等症。燥热炽胃伤脾,消耗谷津,则多食善饥、口渴喜饮;“脾气散精……下输膀胱”,脾气受损,无力运布水精,津液随小便排出,故小便频数量多;阴不潜阳,虚火心神,则夜寐难安、多梦易醒。DKD中期气阴两伤,多见口干渴愈甚,乏力消瘦,五心烦热,下肢浮肿,尿频量多且混浊有泡沫等症。脾肾气虚,推动无权,气化失职,水液运行输布失常,津液不上承,故见口干渴愈甚;脾运失常,水谷精微不能滋养形体肌肉,故消瘦乏力;水液停积体内,聚为痰饮湿浊,泛滥肌肤则发为水肿;气虚固摄功能减退,精微失摄趋下流失,见尿液浑浊有泡沫。DKD晚期阴阳俱虚,多见精神衰惫、面容憔悴、耳轮干枯、腰膝酸软、骨蒸盗汗、小便混浊如膏等症。肾阳衰败,气化失常,肾气不足,固摄失权,精微随小便流失,故小便混浊如膏;肾为腰之府,肾失滋养,故腰膝酸软;肾精不足,元气虚衰,则精神衰惫;虚火上燔,耗液伤津,则面容憔悴;肾气通于耳窍,精生髓,髓养精,精髓不足,则耳轮干枯、耳鸣耳聋。

随着病情发展,气血阴阳皆虚,脏腑功能俱衰,病理产物的蓄积使病机愈加复杂、病情愈加危重。肺、脾、肾等脏腑功能受损,津液代谢失常,水饮凌心射肺或痰浊郁阻心肺则胸闷气喘;阴津亏虚,脉道不充,血行瘀滞,瘀血内生,久病入络,阻于脑窍则头痛眩晕,阻于心肺则胸痛,阻于肢体则身痛麻木;肾与膀胱相表里,共司小便,肾失开阖,膀胱不利,可出现癃闭;肾脏衰败,阳气结于上,阴液衰于下,小便不通反而吐逆则为关格。

3 基于“既病防变”探讨DKD早期防治

3.1 整体观念,先安未受邪之地 人体是一个以五脏为中心的有机整体。在生理情况下,五脏相生相克、协调统一,维持脏腑功能及生命活动的有序运行;在病理情况下,五脏相乘相侮、盛衰失衡,推动甚至加速疾病的进展及恶化。故防治疾病必须思虑周全,整体论治,即一旦一脏受邪,不能只针对一脏展开治疗,应该在其他脏腑未受邪气侵犯之前就采取措施,积极防治传变,将“先安未受邪之地”的思想贯穿于疾病防治的始终。

在DKD的防治中,防病治病要时刻重视整体观念,根据脏腑辨证、卫气营血辨证、八纲辨证、六经辨证、三焦辨证等辨证思想中的防传防变思想,结合五行生克制化、表里阴阳虚实转化、经络循行传变等规律,把握病情的整体变化,预测疾病的传变趋势,有效遏制疾病进展,做到“先安未受邪之地”。DKD易于出现脾胃至肾脏的病位改变,又“其人肾水素亏,虽未及下焦”,要率先应用药物健脾益肾,做到顾护整体、既病防传。

3.2 规避病因,和于术数 DKD病因复杂,受到先后天多重因素的影响^[8]。禀赋缺失,五脏柔弱,阴虚津伤,肾精失于充养,致气损阴耗,燥热盛。饮食不节,戕伐脾胃,酿生痰湿,积久化热,热盛津伤,消谷耗液,致脏燥津涸。情志失调、嗜欲过度,郁而化火,火热内燔以致神伤气耗、荣血枯涩,邪气留滞,病久难愈。长期饮食失节、情志失调、劳欲无度,损伤脏腑功能、影响气机运行,致痰瘀郁滞、阴阳失衡、精血亏虚,进而推动或加速疾病进展。故重视生活调摄、规避病因,不过食肥甘厚味,劳逸结合,是防治DKD病情进展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则阴阳平衡、脏腑和谐,利于遏制疾病进展。

3.3 补虚泻实,防生兼证 DKD病程较长,由消渴缠绵反复、缓慢发展而来。消渴阴虚燥热内伤已久,脾肾皆虚,脾失健运,肾失气化,气机紊乱,水湿内停;脾肾阴亏,虚火内灼,酿生痰浊;津伤气

耗,血行不畅,瘀血内阻。阴阳气血虚衰,化生水湿、痰浊、瘀血的病邪产物壅滞气血,蕴毒经络,加重脏腑功能失调,致使病机繁杂、病情缠绵。因此在治疗DKD早期即应重视益肾健脾养阴精,行气通络逐病邪。如健脾助运、扶助正气药用黄芪、党参、山药、白术、生地黄、太子参等药^[9];滋肾精、补肾阴药用龟甲、山萸肉、熟地黄、麦冬、五味子、天花粉、石斛等药;利水湿、泄痰浊药用泽泻、猪苓、半夏、陈皮、薏苡仁、玉米须、土茯苓等药;行血化瘀、通经活络药用川芎、牛膝、鸡血藤、当归、白芍、丹参、泽兰、穿山甲等药。阴虚兼血瘀贯穿于DKD发展的始终^[10-11],又叶天士言:“久病血瘀”“凡久病从血治为多”,故应将养阴活血贯穿于DKD治疗的始末。

3.4 知常达变,分期论治 DKD早期多为阴虚燥热证,中期多为气阴两虚证,晚期多为阴阳两虚^[6],根据疾病的演变规律,分期论治,立法处方皆有所偏重。早期以阴虚燥热为主,治宜养阴清热,药用地黄、知母、天花粉、麦冬等药。中期阴虚燥热而致气阴两伤,治宜益气滋阴,药用熟地黄、龟甲、黄芪、太子参等药。病程日久,阴损及阳,而致阴阳俱虚,治宜滋阴助阳,药用附子、肉苁蓉、肉桂、山萸肉、冬虫夏草等药。DKD早期,燥热之邪耗伤阴液,导致血液黏稠凝滞,而致瘀血内生,治宜兼和血化瘀,药用当归、丹参、牡丹皮、血竭、鸡血藤等药。阴虚燥热日久灼伤肾络,致肾瘀阻,治宜兼活血通络,药用川芎、延胡索、蒲黄、桃仁、红花、北刘寄奴等药。燥热耗气伤津,津亏血枯,血行凝滞,致瘀血阻络,治宜破血通络,药用大黄、水蛭、穿山甲、龟甲、蛭蟥、虻虫等药。

4 小结

“既病防变”思想是“治未病”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思想内涵经过历代医家的不断发展愈加丰富,广泛指导各种疾病的临床防治。本研究从三焦辨证、六经辨证、脏腑辨证、卫气营血辨证等辨证论治思想之中汲取“既病防变”思想,剖析DKD病位病机病性及症状的演变进程,旨在根据DKD演变规律,预判疾病的发展趋势,遏制疾病进展,达到“既病防变、先安未受邪之地”的防治目的。在DKD临床防治过程中,中医药防治效果显著,独具优势,可有效减缓病情进展,提高患者生活质量。我们应充分发掘祖国医学防病治病的思想精髓,在DKD的防治过程中贯彻“既病防变”思想,以期达到更佳的防治效果。

参考文献

[1] 佚名. 黄帝内经素问[M]. 田代华,整理. 北京:人民卫生出